

联赛稳定为重,默认延期“工资确认”——

共克时艰,足协救急不救穷

1月29日是三级职业俱乐部加上中冠前四名俱乐部的一道坎,须按时提交2020赛季一线队人员“工资奖金发放确认表”。昨天还是另外一个节点——按照中国足协通知,俱乐部名称中性化审核不合规者应于1月31日前向中国足协竞赛部提交新名。不管俱乐部方面有多大困难,规定总是要执行,至于中国足协、职业联盟筹备组的审核裁决,其实可以归纳为两句话:稳定压倒一切;无情制度,有情操作。



个别俱乐部欠薪数亿

特约记者 赵睿

中国足协(包括职业联盟筹备组、中超公司)在1月28日,也就是提交“确认表”最后期限的前夜,向16家中超各俱乐部紧急发放了平均700万元的上赛季分红。据知情人士讲,发放这笔总额一亿多元的“救命钱”,首先冒有一定风险;其次在联赛赞助款项没有到位的情况下,中超公司倾囊而出。尤其可见,出手“救市”的意图非常明显。

中国足协方面有过摸底,各级俱乐部的财务状况普遍不乐观,个别中超俱乐部上报2020赛季的欠薪高达数亿元人民币,远超中国足协的估计,大概也出乎主席陈戌源的意料。

据悉,700万元不是上赛季的全部分红,仅仅是一个“首付”,这笔“救命钱”虽然无法完全解决一些俱乐部财务严重恶化的问题,但中国足协方面对外释放了积极信号,希望在困难面前,全行业团结起来,共克时艰。也就是说,不是借着提交“确认表”把俱乐

部往死里整,读懂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在合规、合理、合情的范围内,天津津门虎、重庆当代两家中超俱乐部和另外四家低级别联赛俱乐部可以延迟提交“确认表”。

也不是说交了“确认表”的俱乐部就没事了。据了解,今年“确认表”有一个特点:在俱乐部里拿钱少的球员都签字了,部分拿钱多的球员不落笔或拖延签字。知情人士透露,明确表示不签字或缓签的球员,基本是前些年搭上“金元足球”便车,拿到“大合同”的球员,受疫情影响,2020赛季收入降低了,用知情人士的话说“少一分钱也不签”。这是“十年金元足球”带来的后遗症。

有一些声音站在道义制高点上喊话,中国足协对待“确认表”的问题要“一视同仁”“透明公正”等。这些“漂亮话”无可挑剔,但斗胆揣测,这是想看中国足协的笑话,看职业联赛的热闹,还嫌事情小,不够乱,用“影帝”范伟的台词来形容:群众里面有坏人啊!



“延期”不会太久,欠条成为硬通货

特约记者 九合

津门虎至今未能确定冬训时间,其拖欠奖金和工资的事情早已不是秘密,明面上外界觉得津门虎和重庆当代是肯定无法交出完整的“签字表”的,但实际上,一些俱乐部交上去的“工资奖金确认表”也并不完整。

不过,足协考虑到各俱乐部的难处,默认了延期的说法。但这个延期

泰达思量是否继续投资

特约记者 力容

两年前,天津球迷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中超德比,但如今天津足球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在天海解散之后,老大哥津门虎也逐渐朝着这个趋势发展,如果不能在短期内解决欠薪的问题,天津这座足球重镇将面临没有一支职业球队的窘境。

津门虎之所以走到这一步非一日之寒。从去年开始,球员们的工资就很少如期到账,2020年拖欠了超过半年左右的工资。尽管外界有报道说个别球员在“工资确认表”上签字,但一名主力却明确表示:“这怎么可能?拖欠得实在太多了,现在我是生怕拿不回自己的工资。”

工资奖金确认表的签字工作,也成了津门虎俱乐部最头疼的事情。俱乐部方面早早和中国足协打了招呼,申请延期交表,不过足协方面给出的回复是,还是要尽量在规定时间内交表。在这种情况下,直到29日上午的时候,俱乐部才挨个询问队员是否愿意签字,拒绝的占了大多数。

有消息说,泰达控股集团正在想办法筹钱,解决俱乐部的欠薪问题,不过真实性没有得到验证。对于这支老牌球队来说,目前最大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欠薪,而是俱乐部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在泰达控股改制之后,俱乐部的位置就变得相当微妙了,从现实角

度出发,放弃这支中超球队其实是明智的选择。当然很多人都明白,足球对于天津这座城市的重要性,尤其未来几年这里还将举办亚洲杯赛事,如果没有一支中超球队的话,实在是说不过去。因此,津门虎的未来迟迟没有定论,无论做出哪种选择,对于决策者们来说的确左右为难。

津门虎至今都没有开始冬训工作,球员们则耗不起了。一些本土球员目前已经开始紧急联系其他球队,希望可以前往试训。外援方面,阿奇姆彭和苏亚雷斯都发函索要拖欠的工资,并且希望俱乐部能够给他们自由身。未来一周之内,如果津门虎还没有定论的话,不排除外援上告国际足联索要欠薪的情况。在所有人当中,利马则成为了第一个离开的球员。目前,这名巴西前锋已经紧急联系土耳其球队,球员本人已经在土耳其,签约已经是大概率的事情。对此,津门虎俱乐部至今没有任何官方声明,在生死存亡的情况下,俱乐部已经顾不上逃离的外援了。

足协留给津门虎俱乐部的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如果短时间内依然无法解决欠薪问题的话,大概率将失去新赛季的报名资格。在天海解散之后,如果津门虎发生同样的事情,那么对于天津足球来说绝对是摧毁性的打击。尤其津门虎俱乐部最近几年才重新完善了青训体系,一旦解散的话,投入在其中的心血和财力都将化为乌有。

限薪和中性名都需要快刀斩乱麻

特约记者 赵睿

其实,有关俱乐部名称中性化的工作,是中国足协在执行2015年颁布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第11条的要求,至少在2018赛季末就已对外宣布,2021赛季启用新名称,有两个赛季缓冲期。这个事情用上海话来说就是要“拎得清”,因为“总体方案”的分量在那儿摆着了。

关于名称中性化的事情,行业内部曾有过建议,一些俱乐部认为应当先优化股权结构,股东多元化之后,再推行俱乐部名称去企业化可能会比较顺利一些。但建议没有被采纳,因为中性化名称从中超联赛甚至甲A联赛创建之时就提出过,但二十多年议而不决。快刀斩乱麻,符合陈戌源的做事风格。

经过博弈也好,挖空心思也罢,到了今天各级职业俱乐部投资人也消停了,要么改名,要么变更股权,二选一。当然,在去企业化的过程中还是流露出一些消极的味道,比如,大多数俱乐部改为“某城”“某队”,听上去更像是回到专业体制年代,也有的听上去有些滑稽,例如风传的河南高山龙门、天津津门虎俱乐部算是一股“清流”了。

舆论有一种看法,是中国足协搞“限投限薪”和“去企业化”打击了投资人的热情,造成了职业联赛财务状况恶化。事实上,去年给职业俱乐部投资人开了一次规格很高的会议,与会的投资人对于进一步“限薪限投”都持赞成态度,其中不乏豪门。更有的投资人甚至直言“搞晚了”,如果早几年就果

断“刹车”,今天解决“欠薪”和“让俱乐部活下去”这个核心问题就不至于如此棘手,俱乐部名称中性化也会更顺利一些。

北京国安的股东之一中信集团以“1块钱”转让其持有的36%股权,中赫集团计划于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能否保住“国安”二字很快见分晓。长春亚泰股权转让公告显示,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长春吉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的100%股权转让至长春嘉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后长春嘉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占俱乐部100%股权。公示期至2021年2月12日止,如果无异议,长春亚泰无需更名。名称中性化的事情比俱乐部注册问题解决起来容易多了。

津门虎的危机不仅仅是欠薪这么简单

决定权交给有关部门?

特约记者 九合

少数没有签字的国内球员表达了一个态度,那就是“一分钱都不能少”的态度,这种强硬的态度让俱乐部和中国足协很无语。其实俱乐部财务有困难这是不争的事实,球员按照合同索要自己应得的工资也是符合合法的举动,除非俱乐部和球员有过降薪的协议,否则俱乐部没有理由克扣球员应得的钱。与其去纠结球员的态度问题,不如抓紧时间解决眼下的危机,毕竟足协的延期有限,中甲的球队也在跃跃欲试等待着递补。

700万中超分红已经打到了俱乐部的账上,俱乐部计划是年前补发一部分钱,年后补发一部分钱。但大家

都知道,700万对于解决津门虎的困境,无疑是杯水车薪。去年俱乐部在解决瓦格纳和施蒂利克解约的问题上已经付出了大笔支出,这两笔钱是间接导致俱乐部困境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从去年中期开始,泰达控股在支撑球队运营方面就已经力不从心。

津门虎想要解决目前的问题已经是很困难了,而更难的是俱乐部未来能不能稳定运营,这很大程度上决定权在天津市有关部门以及背后投资方泰达控股。此前,本报已经报道了泰达控股在去年的盈亏情况和负债情况,津门虎想要有一个健康和稳定发展,投资方困境首先需要解决,而在解决之后,其对津门虎这家足球俱乐部的态度才是决定事态发展的关键。